

幽魂岛

A HAUNTED ISLAND

〔美〕亨利·詹姆斯等 著 刘文荣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幽魂岛



〔美〕亨利·詹姆斯等著 刘文荣 编选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魂岛 / (美)亨利·詹姆斯等著; 刘文荣编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域外聊斋)
ISBN 978 - 7 - 02 - 011978 - 3

I. ①幽… II. ①亨… ②刘… III. ①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7026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特约策划: 邱小群 骆玉龙
封面插画: 杨 猛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978-3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生与死之间：欧美灵异小说简论

（代序）

在欧洲人接受基督教之前，人们一直相信在自然秩序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超自然的世界，而且相信这个超自然世界是现实生活的延续。基督教固然反对异教的鬼神崇拜，但其自身也保留着原始的超自然信仰。譬如，《圣经》里就有许多有关幽灵显现的记载。此外，即便是耶稣基督本人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出名的“幽灵”，因为据《圣经》记载，耶稣蒙难后曾不止一次向他的门徒显灵。

不过，虽然关于幽灵的传说历来就有，但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灵异小说”，在欧美却要晚至十九世纪初才正式出现。其原因可能与小说这一体裁固有的世俗性有关，所以直到十九世纪初，由于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幽灵才被引入小说。

尽管如此，灵异小说也不是突如其来。追溯其渊源，我们甚至可以在古罗马的文献中找到它的雏形，而且历代都有其先行形式。下面，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欧美灵异小说产生前后的情况，并对其美学意义作一简要探讨。

一、欧美灵异小说的历史渊源

在十九世纪之前，欧洲有关幽灵的记载都属异闻奇事。譬如，在古罗马作家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约 61—114）的《书信集》里，就较详细地记述了一些幽灵显现的传闻。其中有一个传闻说，有人在非

洲的一所古宅里遇见一个自称是“非洲精灵”的女人鬼魂，这鬼魂还给他算命，说他将来会如何如何。那人起先不相信，但过了几十年后，那鬼魂预言的事情竟然都一一应验了。

和小普林尼记述的故事大不相同的，是古老的北欧传说中有关英雄格雷特驱鬼的故事。故事说，索赫尔庄园有个牧羊人的阴魂作祟，于是就请来英雄格雷特。格雷特英勇善战，跟鬼魂展开一场恶战之后，用宝剑砍下了鬼魂的头颅。

这样的传说流传于中世纪初期。到中世纪后期，有关幽灵的传说则与此不同。譬如，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就有这样两个鬼魂托梦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说，有两个人结伴外出，到了一个小镇上，因客栈已住满，他们一个睡在客栈的牛棚里，一个住在别处；到了夜里，那个住在别处的人在睡梦中被他伙伴的鬼魂唤醒，说他已被谋害；那鬼魂还把他带到镇外的荒野里，让他的伙伴看自己的尸体。后来，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查明凶手是谋财害命的客栈老板。第二个故事是说，两人计划出海，在出发前一天夜里，一人在梦中听到有鬼魂在他床边低语，告诫他不要出海，否则将大祸临头。这人于是便不出海了，可他的伙伴不相信什么鬼魂，独自出海去，结果船沉身亡。

以上四则是欧洲早期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幽灵故事，代表四种最基本的幽灵故事类型，即：预言型、作恶型、申冤型和警示型。可以说，这四种类型的幽灵传说已为十九世纪的灵异小说定下了故事的基本框架，尽管灵异小说的内涵要比这些传说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基督教势力的减弱，民间对各种超自然事物的兴趣开始复苏，学术界也有不少人，甚至包括像罗杰·培根这样的大学者，都致力于研究所谓的“心灵学”。受此影响，当时的戏剧界也出现了“幽灵热”，有众多剧作家将幽灵当作某种“角色”写入剧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莎士比亚的某些剧本，如《哈姆雷特》《麦克白》等。

如果说，文艺复兴期间戏剧中的幽灵对后来的欧美灵异小说带来的仅仅是一种间接影响的话，那么，对十九世纪灵异小说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的，则是十八世纪在全欧流行的所谓“哥特式传奇故事”。

哥特式传奇故事起源于英、德两国，由中世纪传奇演化而来，绝

大多数以中世纪城堡为背景，讲述一个神秘而恐怖的故事，其间往往有幽灵时隐时现。如英国哥特式传奇的始作俑者华尔浦尔（Walpole, 1717—1799）的《奥特朗托堡》一书，问世后影响甚大，带出了一大批哥特式传奇作家。德国的哥特式传奇也称作“恐怖故事”，且带有感伤情调，一度在欧洲大为流行。法国虽没有正式的哥特式传奇，但英、德两国的哥特式传奇对法国作家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在巴尔扎克、梅里美、戈蒂耶和莫泊桑的某些作品中，就分明带有哥特式传奇的痕迹。最后，哥特式传奇还远远地传到美国。在那儿，作家米切尔（Michell, 1758—1811）因创作哥特式传奇而享有声誉，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位学者的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 1771—1810），也写有好几部哥特式传奇，而且被认为对后来的美国作家如霍桑和爱伦·坡等影响很大。

总之，哥特式传奇直接为灵异小说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因为，哥特式传奇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四五十年间在欧美各国培养了这样一大批读者：他们已习惯于看到在叙述故事时有超自然事物出现，而且也已经学会如何从故事的恐怖气氛中寻求阅读的乐趣。

此外，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社会气氛也有利于灵异小说的出现。当时在各个文化领域都盛行求变、求新和求异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在文学界尤盛，因为统治欧洲文坛两百年之久的古典主义此时已穷途末路，新思潮正在崛起。这新的思潮就是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除了自身就具有追求怪异的倾向外，还唤起了人们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而民间文学中是充满着神怪事物的，其中就包括对幽灵的津津乐道。

二、欧美灵异小说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欧美灵异小说最初出现在德国。一般认为，十八世纪末的两位浪漫派作家，即克莱斯特（Kleist, 1777—1811）和霍夫曼（E.T.A.Hoffmann, 1776—1822），是欧美灵异小说的创始人。他们俩在十九世纪初分别发表的两篇短篇小说，即《卢卡诺的乞妇》（1810）和

《祖传旧宅》(1817)，是欧洲最早的灵异小说。但是，尽管最初写出灵异小说的是德国作家，他们成就卓著的后继者却是英国作家。在现存的欧美灵异小说总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英、美作家的作品，其中又有百分之九十是英国作家创作的；可见，在这方面英国作家一枝独秀。

一般认为，浪漫主义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是最早创作灵异小说的英国作家。在司各特于一八二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雷德贡特雷特》里，有一个相对独立的“鬼故事”，即“流浪汉威利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看作是一篇独立的短篇小说，其中是用幽灵来解决人物矛盾的。在司各特于一八二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纪念品》里，也包括两个可以独立成篇的幽灵故事，即《有挂毯的房间》和《我的婶婶玛格丽特的镜子》。上述三个“鬼故事”，后来都作为短篇小说独立发表。

继司各特之后，对灵异小说做出卓越贡献的英国作家是狄更斯。狄更斯和其他作家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他喜欢把自己的灵异小说和圣诞节联系在一起。其实，在圣诞夜讲鬼故事是英国民间的一种古老习俗，狄更斯只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这一习俗而已。

《圣诞故事集》和《圣诞小说集》是狄更斯的两部重要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大量的灵异小说，如《圣诞故事集》收有五个中篇小说，其中至少有三个是灵异小说，即《圣诞欢歌》《古教堂的钟声》和《炉边蟋蟀》。

狄更斯除自己写作灵异小说外，还在他主编的杂志《家常话》和《一年四季》里设专栏，征集“圣诞小说”，即用“鬼故事”写的短篇小说。当时有诸多作家的灵异小说，最初就是发表在狄更斯主编的杂志上的，如科林斯(Collins, 1824—1889)和盖斯凯尔夫人等。科林斯是狄更斯的好友，也是个擅长写灵异小说的多产作家，出版过三部灵异小说集，即《天黑以后及其他》《红桃皇后》和《小长篇集》；盖斯凯尔夫人最出色的灵异小说则是《老保姆的故事》。

从一八五四年起，英国的灵异小说创作不仅数量增多，小说结构也越来越精巧，譬如萨克雷的《玛丽·安瑟尔》和奥利芬特夫人(Mrs. Oliphant, 1828—1897)的《废墟空门》便是构思巧妙、情节生动的灵异小说杰作。当然，这一时期最出名的、被人誉为“第一流灵异小说家”的是谢里丹·勒·法努(Sheridan Le Fanu, 1814—1873)。

勒·法努可以说是欧美后期灵异小说的开创者，因为在之前，灵异小说总离不开道德规劝这一总的主题，而他却使灵异小说带上了心理分析的色彩。他笔下的幽灵往往是主人公内心恐惧的外部象征，而他的主人公则往往是宗教和法律的代表，并且往往被以幽灵为象征的内心罪恶和恐惧所毁灭。在勒·法努为数众多的灵异小说中，最出名的是《法官哈勃特先生》、《绿茶》、《熟人》、《酒鬼的梦》以及《卡米拉》等，其中又以《绿茶》最具代表性。在这篇小说中，有关无意识心理的描写可以说在弗洛伊德尚未提出无意识理论之前，就提出了无意识心理的具体例证。

继勒·法努之后，心理灵异小说便开始大量出现，其中有不少是著名作家，如吉卜林、史蒂文森和亨利·詹姆斯等人的作品。当然，这方面成就最大的是亨利·詹姆斯。

亨利·詹姆斯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灵异小说，如《欧文·温格雷夫》《艾德蒙先生》《快活角》和《螺丝在拧紧》等，无不具有深邃的心理学含义。在他的作品中，幽灵似有似无，阴森而神秘，与其说是一种超自然事物，不如说是人物异常心理状态的一种投射物。此外，亨利·詹姆斯还有意识地让作品蒙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使读者感受到生活内在的神秘性和混沌感。

也许，就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而言，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可以说是心理灵异小说这一领域中的最高成就，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作家中无人能跟他相比。但是，作为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先驱的美国作家中，却有一位同样擅长心理灵异小说的大师。那就是艾德加·爱伦·坡。

爱伦·坡对欧洲作家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但影响却很大。在爱伦·坡写的灵异小说中，最好的、也是最出名的两篇是收在他的短篇集《述异集》里的《丽姬娅》和《厄榭府邸的倒塌》。尤其是后者，已被列为世界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

爱伦·坡的小说以阴森恐怖见称。他喜欢写死亡，但又写得别出心裁。他着笔最多的就是生与死之间的那个神秘地带，而且往往是写人与鬼之间的那种有点类似于乱伦的关系，如《丽姬娅》里丽姬娅与她丈夫、《厄榭府邸的倒塌》里罗德里克和他的孪生妹妹玛德琳，还有《椭圆画像》里画家和他妻子等，都是一生一死，但两者之间却仍然有某

种沟通。这是因为，爱伦·坡常把美女之死看作最富有诗意的小说题材。他认为美是生命的最高表现，写美女之死，也就是写生与死之间最惊心动魄的搏斗。所以，他在小说中常常写到死者阴魂不散，而且会从棺材里爬出来与生者发生一种强烈的、然而是绝望的关系。正是这种美女阴魂的绝望挣扎，使爱伦·坡的小说让人读来心惊胆战，然而又为之神往。

在美国作家中，除爱伦·坡外，还有比尔斯、欧·亨利和华顿夫人等也为灵异小说做出过贡献。尤其是华顿夫人，她曾出版过两部灵异小说集，即《人与鬼的故事》和《幽灵集》。在风格上，华顿夫人深受亨利·詹姆斯的影响：作品中出现的幽灵往往是被当作主人公精神迷乱时的一种外部投射物处理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灵异小说绝大多数是由英、美作家创作的，欧洲大陆作家很少写这类作品。尽管如此，欧洲大陆作家并非绝对不写灵异小说，有些大作家还是偶尔会涉足于此的。譬如，一般认为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是不写灵异小说的，但我们还是能找到像普希金的《黑桃皇后》这样的作品。《黑桃皇后》完全可以看作是灵异小说，因为小说中老伯爵夫人的幽灵在推进小说情节时起着关键作用。在法国也一样，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大作家的作品中找到很精彩的灵异小说，尽管数量不多。譬如，莫泊桑就至少写过四篇灵异小说，即《霍拉》《这是个梦？》《一次显灵》和《谁知道？》；还有左拉，也写过一篇意义非常深刻的灵异小说，即《昂什琳娜，或闹鬼的屋子》。

二十世纪初，灵异小说创作在英国仍然很繁荣，最重要的灵异小说家是蒙塔古·詹姆斯（M.R.James，1862—1936），他的系列灵异小说集《古文物专家的鬼故事》和《古文物专家的鬼故事续集》不仅拥有大量读者，而且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也影响深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灵异小说即便在英国也显示出衰败的迹象，因为战时残酷的现实已使公众万分惊恐，又有谁还愿意去沉溺于小说虚构的恐怖之中呢？

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灵异小说在欧美又重新复苏，这可以从英国作家金斯利·艾米斯（K.Amis，1922—1995）的长篇灵异小说《绿人》的大获成功中得到佐证。实际上，《绿人》只是对蒙塔古·詹姆斯的灵异小说的一种巧妙的模仿。此外，二十世纪中期的灵异小说还

具有与十九世纪灵异小说不同的特点，那就是更具现代意味。譬如，英国作家 A.S. 拜厄特（A.S.Byatt, 1936—）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灵异小说《七月幽灵》，就很有代表性。小说中写幽灵，但不像过去众多的灵异小说那样写幽灵如何骚扰活人，而是写活人如何渴望能见到已故亲人的幽灵。遗憾的是，就如小说中的那位母亲一样，现代人不信幽灵，所以即便真有亲人的幽灵出现在他面前，他也不愿相信会是真的。

三、欧美灵异小说的美学意义

从总体上说，欧美灵异小说从产生之时起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于道德规劝；一种倾向于心理探索。如果说，像狄更斯、奥利芬特夫人和蒙塔古·詹姆斯等人的作品是第一种倾向的代表的话，那么，像勒·法努、爱伦·坡和亨利·詹姆斯等人的作品则是第二种倾向的代表。如果说，第一种倾向是对十八世纪启蒙小说的一种继承的话，那么，第二种倾向则是十九世纪心理小说的一种特殊表现（像亨利·詹姆斯，他本以心理小说家著称）。

心理小说后来盛行于二十世纪，还出现了超现实主义和“意识流小说”等流派，但二十世纪心理小说和十九世纪心理小说的关键性区别是：二十世纪的心理小说更注重人物无意识心理的发掘。这种对无意识领域的兴趣，固然与二十世纪的现实生活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有关，但我认为，它与十九世纪的灵异小说尤其是心理灵异小说是有直接联系的。

灵异小说中的心理内容毫无疑问是与无意识有关的，也就是说，灵异小说常常是把幽灵当作一种小说“道具”，用它来表现特殊心理状态下的人物内心世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因为不论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纪，凡出自严肃认真的作家之手的灵异小说，实际上都是以幽灵作为表现形式的心理小说。

那么，灵异小说和一般心理小说的区别是什么呢？那就是，灵异小说从本质上说首先要唤起读者的恐惧感，借助于这种恐惧感，它才能达到心理探索或者道德规劝的目的。那么，灵异小说唤起的又是怎样的恐

惧感呢？为什么从恐惧感这样否定性的情感中又会产生艺术美感呢？

换句话也就是说，灵异小说的美学含义何在？

从心理学上说，有两种不同的恐惧感：一种是亲身体验到的，是“自然的恐惧”，直接与生活有关，并造成痛苦的经验；另一种是非亲身体验到的，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如阅读等感受到的，是“人为的恐惧”。后者只会使人受到惊吓，却不会造成痛苦的经验。灵异小说唤起的恐惧感，显然属于后者。

但是，像幽灵这样一种超自然事物，我们现代人从理智上说可能并不相信它的存在，那又怎么会在阅读中产生恐惧感的呢？对此，弗洛伊德曾做过专题研究，他在《论恐惧》一文中这样写道：“死者还魂……我们，或者我们的原始祖先，曾经相信这类事情可能发生；或者深信，这类事真的发生过。现在，我们不再相信这些事了。我们超越了这种思维方式，但是我们还不能确信我们的新信念。老观点仍然存在于我们心中，随时准备抓住一切机会来证明自己正确。”

为什么原始人类普遍信仰的万物有灵论观念，依然会留存在现代人内心深处呢？按弗洛伊德的看法，我们每个人在幼年时代都有一个类似于原始人类的万物有灵阶段，而且后者就是前者的基础。这就是说，儿童思维方式与原始思维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只是到了后来，成熟的理性思维方式抑制了原始思维方式，使其成为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结”。但是，当这种受到抑制的幼时情结在某些印象的作用下恢复活力时，或者当我们自以为已经放弃了的原始经验似乎再次得到证实时，我们便产生了恐惧感。

灵异小说就是利用这种心理机制来制造效果的。因此，对于灵异小说作家来说，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真实性”，即调动种种艺术手法来制造“真实的”幻觉。一旦读者放松了理性的监视，他就会对小说中的一切都信以为真。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就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所说，当我们内心深处的意念被形象地表现出来时，不管从理智上说有多么荒诞，我们都会“自愿地暂时中断怀疑”，而就是这种“自愿地暂时中断怀疑”，构成了艺术真实性的基础。

“自愿地暂时中断怀疑”即表明，灵异小说只能当作艺术品欣赏，

而不可能改变我们的基本观念。换言之，灵异小说不存在是否“宣扬迷信”之类的问题。

最后，阅读灵异小说而产生的恐惧感又何以会带来美感呢？我们已经知道，由阅读产生的恐惧感并不造成痛苦的经验。现在，我们进一步说，它不仅不会带来痛苦，反而会带来愉悦。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沉溺于一篇灵异小说时，你固然是由于“自愿地暂时中断怀疑”而产生了恐惧感，但是当你读完小说而回复到日常心境时，你等于是做了一次小小的探险旅行，或者说，你有了一次返回幼时心态的经验，从而使你产生一种得意的感觉。这种得意感也就是灵异小说带给你的美感。

从另一方面讲，灵异小说虽然没有普通意义上的“美”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是“丑”的，但是正因为它是“丑”的，它仍然属于美学的范畴。

美学中的两大范畴是“美”与“崇高”。所谓“崇高”，就是指能引起我们敬畏感的东西，一种对我们构成精神压力、因而我们意欲摆脱的东西。“丑”就是其中之一；“恐惧”也是其中之一。可以说，“崇高”感往往是由恐惧感引起的。这一点，柏克在其著名论文《论崇高与美》里做过精辟的论述，而继柏克之后，康德又进一步论证了恐惧感是如何经由崇高感而转化为快感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里写道：“……对于一个叫人认真感到恐怖的东西，是不可能发生快感的。所以，从一个重压里解放出来的轻松会是一种愉悦。”

灵异小说，因为仅仅是小说，不可能属于“叫人认真感到恐怖的东西”。它固然暂时给人造成了某种“重压”——这也要以读者“自愿中断怀疑”为条件——但却很容易从中得到“解放”，因而也就会给人以“一种愉悦”。

当然，以上所述仅仅是灵异小说的美学意义，并不包括每一篇灵异小说特有的道德含义或者心理含义。但是，作为小说，具有上述美学意义是一种最起码的条件，否则它就会沦为纯粹的道德说教或者心理学个案了。

刘文荣
二〇〇七年四月于上海

目 录

生与死之间：欧美灵异小说简论（代序）	刘文荣	1
卢卡诺的乞妇	[德] 亨利希·冯·克莱斯特	1
黑桃皇后	[俄] 亚历山大·普希金	4
流浪汉威利的故事	[英] 瓦尔特·司各特	27
老保姆的故事	[英]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43
废墟空门	[英] 玛格丽特·奥利文特	62
幽魂岛	[英] 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	95
伊姆莱还魂记	[英] 鲁吉亚德·吉卜林	107
昂什丽娜，或闹鬼的屋子	[法] 埃米尔·左拉	117
霍拉	[法] 居伊·德·莫泊桑	127
厄榭府邸的倒塌	[美] 艾德加·爱伦·坡	149
螺丝在拧紧	[美] 亨利·詹姆斯	165
月光下的小路	[美] 安布罗斯·比尔斯	259
后来	[美] 伊迪丝·华顿	268

卢卡诺的乞妇

[德]亨利希·冯·克莱斯特 著

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意大利北部靠近卢卡诺的地方，曾经耸立着一座属于一位意大利侯爵的古城堡。现在你要是来自圣戈特哈特山口方向，则会看到这座城堡已倒塌而成了废墟。城堡里曾有许多高敞空荡的房间。有一天，城堡的女主人出于对一个在大门口乞讨的老病妇的怜悯，让她躺在其中一个房间的地板上，事先还给她铺了些干草。正巧，侯爵这时打猎回来，照例要到那房间里去放猎枪，于是便愤怒地命令那个躺在角落里的老妇人爬起来，要她躺到壁炉后面去。老妇人爬起来时，拐杖在打过蜡的地板上一滑，仰天摔倒在地，后脑勺伤得非常严重。后来，她虽然万分艰难地移动脚步，穿过房间，从一边走到了另一边那个指定的地方，但她呻吟着、喘息着瘫倒在壁炉后面，死了。

过了好多年，由于战争和连年歉收，侯爵发现自己的财政情况很拮据。这时有一位佛罗伦萨的爵爷来拜访他，想购买他的城堡，因为城堡的位置很好。侯爵很想做成这笔交易，于是就吩咐妻子将客人安顿在上面讲到的那个房间里过夜，因为那房间一直空着，而且布置得也很豪华。然而，到了半夜，却使侯爵夫妇大吃一惊，那位爵爷脸色苍白、慌慌张张地跑下楼来找他们，一口咬定说那房间里有鬼：有什么人好像躺在角落里的干草堆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爬了起来，随后又发出脚步声，笃笃笃，慢慢地、费力地穿过房间从一边到了另一边，还呻吟着、喘息着瘫倒在壁炉后面。

侯爵听了大为震惊，但为了消解客人的恐惧，他不露声色地假装

哈哈一笑，说绝不会有这种事，他可以立即上楼和客人一起到那房间里去，在那里睡到天亮。但是那位爵爷却乞求侯爵，让他睡在侯爵卧室里的一张安乐椅上，而且天一亮就招呼自己的马车，告辞主人，走了。

这事引起了非同寻常的紧张不安，而且使侯爵极为恼火的是，吓退了好些买主。后来，连仆人们也经常提到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流言，说那个房间每到半夜就会闹鬼。侯爵便决定第二天夜里亲自去试一试，查个水落石出以杜绝那种流言。于是，到了晚上，他便在那个房间里铺好了床，躺着不睡着，一直等到半夜。果然，到了那阴森森的时刻，他在恐惧中听到了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声响：好像有人窸窸窣窣地从干草堆上爬起来，穿过房间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又发出死一般痛苦的呻吟声瘫倒在壁炉后面。第二天一早，他下楼来，侯爵夫人忙问他情况怎样，他慌乱地四下张望一下，关上房门对她说，那房间里真的有鬼。侯爵夫人听了害怕得要命，求他先不要让别人知道，她要和他一起再去试一试，要冷静一点。然而，事情很清楚，第二天夜里，夫妇俩和一个陪着他们的忠实仆人都听到了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鬼气森森的声响，只是出于要以好价钱出售城堡的急切愿望，侯爵夫妇才没有在仆人面前显得惊恐万状，而是推说这声响一定是由什么不相干的原因引起的，而且一定会弄明白的。到了第三天晚上，夫妇俩决心要探个究竟，再次上楼，心怦怦地跳着，向那个房间走去。在门口碰巧遇到没被上链子的看家狗，也不知为什么，也许仅仅是出于本能希望有第三个活物伴随他俩，他们二话没说，便带着那只狗进了房间。大约在十一点，他们俩各自坐在床上，桌上燃着两支蜡烛，侯爵夫人一件衣服也不脱，侯爵则从柜子里拿出一把剑和一把手枪，放在身边备用。为了壮胆，他们不停地说话，那只狗却趴在房间中央，头枕在前脚上睡着了。不久，到了午夜十二点，那可怕的声响又出现了：看不见有人，只听到房间角落里好像有人拄着拐杖站起来，干草窸窸窣窣地响，然后是笃、笃、笃的脚步声——这时，那只狗醒了，耸起耳朵，站起来“汪汪”地叫，好像看见有人从它面前走过似的，而且是朝壁炉那边走过去。侯爵夫人见此，顿时毛骨悚然，猛地冲出了房间。这时，侯爵抓起剑，大喝一声：“谁！”但没有人回答。侯爵像发了疯似的向四周大声吼叫，而侯爵夫人已备好马车，决定

马上离开城堡到城里去。然而，还没等她收拾好随身物品跳上马车驶出大门，她就看见整座城堡都着了火。因为侯爵害怕得发了疯，抓起一支蜡烛将四处都点着了，而整座城堡的地板都是木头的。他活不下去了。等到侯爵夫人派仆人去救她不幸的丈夫时，已经晚了——他已遭到严厉的惩罚。后来，附近的农夫把他的白骨捡到一起，至今仍埋在那个房间的那个角落里，而就在那里，他曾命令过那个卢卡诺的乞妇从干草上爬起来。

(刘文荣译)

黑桃皇后

[俄] 亚历山大·普希金 著

1

在阴冷的日子里，
他们聚在一起。
打纸牌——天哪！
有人赢，有人输，
数字用粉笔抹去；
他们聚在一起，
在阴冷的日子里。

在近卫军骑兵军官纳罗莫夫家里，一些人在打纸牌。漫长的冬夜已不知不觉地过去，当这些人坐下来吃夜宵时，已经是清晨五点了。赌赢的人吃得津津有味；其他的人却丧魂落魄似的面对着空空的碗碟。不过，等到香槟酒送来时，谈话又变得活跃起来，而且比较心平气和了。

“打得怎么样，苏林？”主人问。

“输啦，跟从前一样。只好承认自己运气不好：我没加注，没激动，也没糊涂，可我就是打不赢。”

“您是说，您一次也不想翻本？我真佩服您的耐心。”

“你们看赫尔曼，”有人指着一个年轻的工兵军官说，“他从未摸过牌，从来不赌，可他一直坐到五点钟看着我们打牌。”